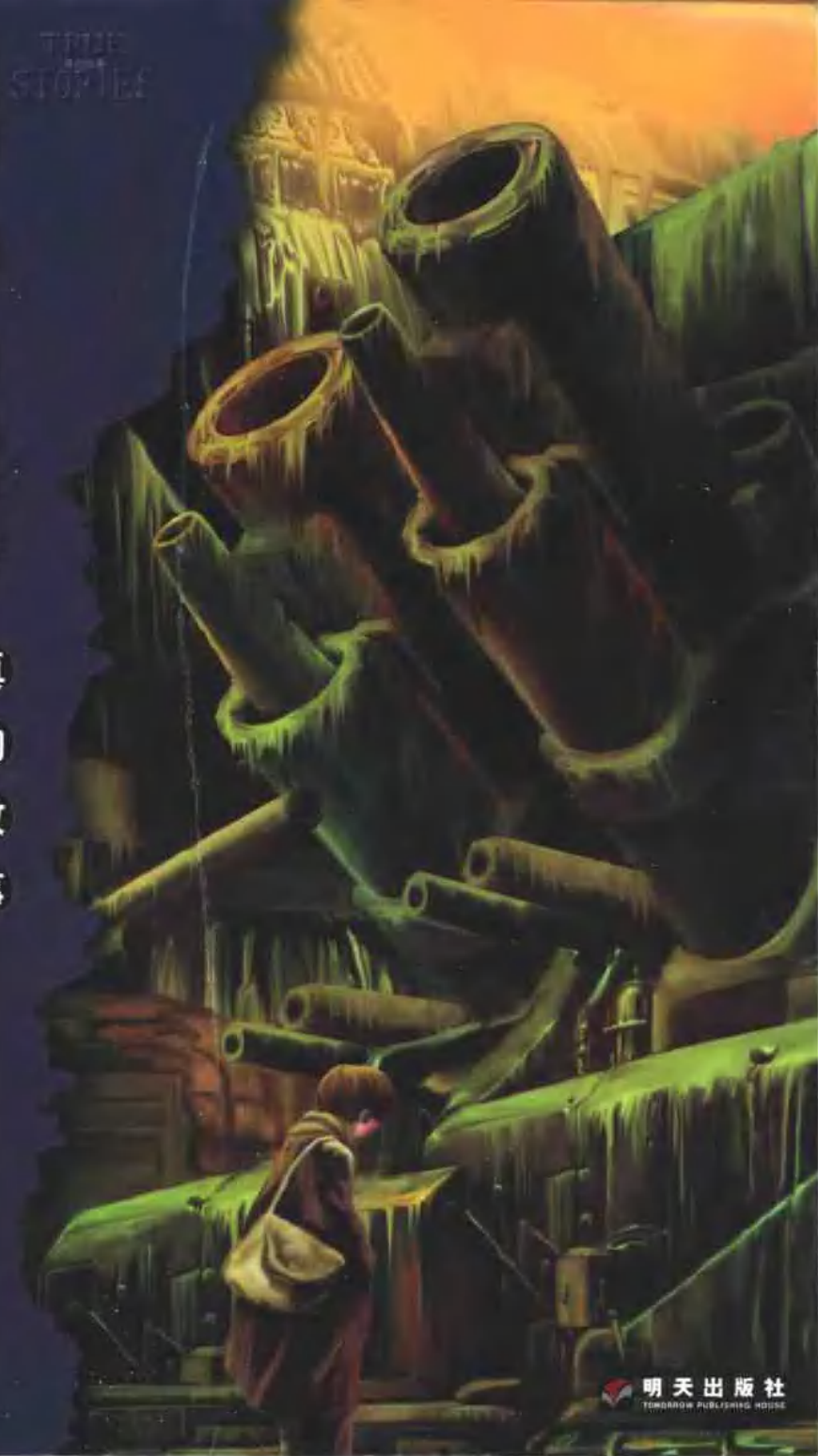


战争故事

真的故事



明天出版社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战争故事

真的故事

[英] 特里·迪瑞 著

[英] 大卫·怀亚特 绘图

张 鹏 张晓霜 译

TRUE
STORIES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争故事 / [英] 迪瑞著; 张鹏 张晓霜译.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3.9

(真的故事)

ISBN 7-5332-4214-9

I. 战… II. ①迪… ②张… ③张… III. 儿童文学—故事—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4958 号

真的故事

战争故事

[英] 特里·迪瑞 著

[英] 大卫·怀亚特 绘图

张 鹏 张晓霜 译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明天出版社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3.5 印张 64 千字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2-4214-9

I·961 定价: 6.00 元

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5-2002-0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True War Stories

Text copyright © Terry Deary, 1997

Illustration copyright © David Wyatt,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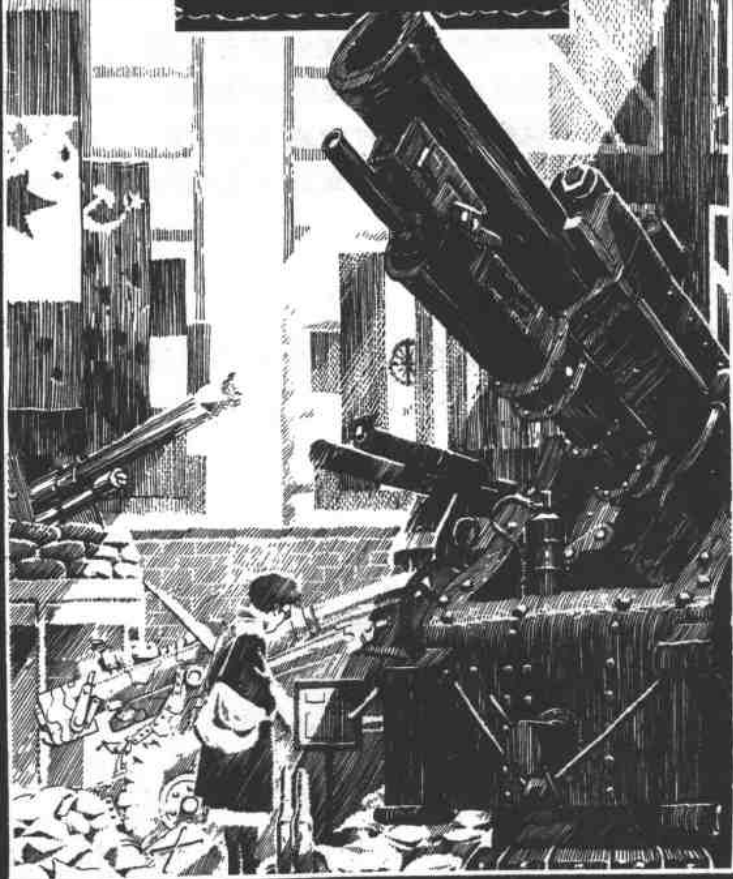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Scholastic Limited of Commonwealth House, 1-19 New Oxford Street, London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2003

目 录

前言	1
兵临城下	7
俯首称臣	21
短兵相接	37
身陷囹圄	49
枪林弹雨	65
战争文明	77
大难不死	89
后记	103

前言



在1992年到1994年期间，我是一个军事博物馆的经理。在那里荣耀地陈列着一些武器、奖章、旗子和当地一个团的一些照片。

在整个博物馆里最受欢迎的展品都是围绕一个荣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人，他算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但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给我讲述了一件那个英雄获得勋章40年后发生的一桩奇事。

这件事说明战争故事讲述的不只是死亡、毁灭与机器，讲述的还有人们以及他们在突然面临人类最古怪的发明——战争——的时候是这样做的。

我永远不会忘记关于埃里克·慕恩和艾伦·韦克菲尔德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

1985年2月 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军事博物馆

博物馆里非常安静，尘埃落在战器上，各种枪械、坦克以及阴暗的玻璃匣子静静地伫立着，静得就像封存了的记忆——各个战役的记忆以及打过这些战役的人的记忆，岁月久远的照片把士兵们的面庞以及支离破碎的战场永久地凝固起来。这个地方不像一个博物馆倒更像一座坟茔。

一个妇人走了进来，她不高的鞋跟轻轻敲击在冷冷的人行道上，她在一门野战炮前停了下来。新涂的棕色油漆下面的它破旧不堪、疤痕累累，炮的后面是一个展墙，它讲述了它背后的故事，上面写着“艾伦·韦克菲尔德的炮。”

这里有一张韦克菲尔德的照片。那小伙子傻笑着，但看得出面相不善，他身着英军制服，歪戴着帽子，神气活现。

照片旁边是一个小盒子，它有一个覆金属板玻璃盖，里面嵌着一枚带有紫色彩带的铜质勋章，标签上有几个整齐地打上去的字“艾伦·韦克菲尔德所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那里有一篇报纸上的文章，讲述了他获得勋章的经过。



这位妇女还没读完，一名上岁数的博物馆服务员沿着走廊信步朝她走来，他在她身旁停下来笑了笑。在这样一个冬日竟然有可以与之谈话的参观者，他很高兴。“在读艾伦·韦克菲尔德的故事，嗯？”

“是的。”

“我们最著名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男人说。他向前探身，从覆金属板玻璃上拭去一个模糊的手指头印，妇人凝视着照片，面色冷俊的英雄也凝视着她，她一言不发。

服务员接着说：“1942年他在北非沙漠，当时德国军队打得我们正往后退。”

“啊，”她说，“你当时在那儿？”

“不，当时我在这里在英格兰，在矿井里挖煤帮助战事。”他解释说。

“啊。”她点点头。

“当时我只有16岁，”他说，“反正，韦克菲尔德接到任务，要用这门炮阻止德军进攻，在这同时部队的其他人逃往安全的地方。当德军的第一辆坦克出现在路上时，他开火打击，那辆坦克起了火，挡在了路上。德军被阻住了，可想而知他们恼怒了，他们调来了另外一辆坦克想把他炸走，第一炮炸死了小组的3个人，并把韦克菲尔德炸伤了。”“哦，这么说还有其他人？”妇人平静地说。

“嗯，是的。一个人开不了这样的炮，他们这个小组由5个人组成。但是在遭到坦克轰击之后，只剩下两个人了，瞄准手和装填手韦克菲尔德。虽然这会儿他受了伤，但韦克菲尔德坚持着继续填炮，他击中了第二辆坦克，把德军阻止了更长的时间。”

“瞄得很准啊。”妇人说，脸上带着浅笑。

“另一颗德军的炮弹击中了韦克菲尔德的弹药，炸死了瞄准手，还炸掉了韦克菲尔德的一只胳膊，你知道他接下来做什么了吗？”

“这里说他爬回到大炮处，用剩下的胳膊拿起另一发炮弹。”妇人说，同时透过沉甸甸的眼镜看着报纸。

“确是如此，”服务员骄傲地说，“在这个盒子里的正是最后一颗炮弹，是炸死他时他拿着的炮弹。那边是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授予了他的遗孀。”

妇人的眼光移到了博物馆外面寒冬里开阔的草地上，两只鸭子在冰封的池塘上摇摆着滑行而过。“我的哥哥参加了这场战争。”她说。

“真的吗？哪个团的？”服务员问。这些年来，他已经能根据人们所属的部队对他们做出判断了。

“是这个团的，第六营的。”她说。

“真的吗？那么和韦克菲尔德就一样了！”

“我的哥哥是个绅士，他和任何人没有结过仇，在加入这个团之前他从未打过架，他认为当兵是件很难的事情。”

“是的，军队生活很艰苦。”服务员说着挺直了脊背。战后不久他加入了这个团，他活到了今天。

“主要问题是他受人欺负，”妇人解释说，“他干得很好，他有技能，但他不能和所有人相处得很好，我觉着他有点腼腆，他喜欢看书。有一个人不识字，这人老找他的茬，埃里克写的家信让我心碎。”

服务员点点头，不知如何作答。“你是否查阅过楼上办公室里他的作战记录？或许作战记录能给你提供一些详细情况，他叫什么名字？”

“谢谢你，在他去世时他们给了我们详细情况，他的名字是埃里克·莫恩。”她轻声说。服务员眉头一皱。

“莫恩……可是……”

“我们是荷兰家庭，但名字听起来像德国人，那个恃强凌弱的人用这一点讥讽可怜的埃里克。由于他的名字、他爱看书、他不会动手打架，那人一有机会就给埃里克展示如何用拳头打架，方法是狠劲揍他。”

“对不起。”服务员说。

“埃里克是同一下午死去的5个人当中的一个，”她说，“他接到任务在北非沙漠里阻止德军坦克前进，”她解释说，“他是瞄准手，他干得非常出色。虽然他内心没有仇恨——没有战斗精神——但他英勇作战，第一炮就击中了德军坦克，德

军回击，打死了他的3个战友，他也受了伤，但他继续开炮，尽管他周围有人死去，有轰炸造成的狼藉，但他的勇气未改，他打的下一炮又击中了德军坦克。”

妇人走向不大的、新刷过油漆的那门野战炮，把手搭在冷冰冰的炮筒上。“活着的另外一个人只是一名劳工，不是个很聪明的人，但对于搬运炮弹来讲他大有用武之地。他很壮、很暴烈、恃强凌弱，他欺负埃里克使他痛不欲生，他甚至想开枪自杀。”

服务员的脸变得煞白，面颊上一小块肌肉抽搐了一下，妇人碰了一下里面装着勋章的盒子。“所以说他们把勋章给了一个以强欺弱的人，一个即使在胳膊被炸掉以后依然心怀仇恨的人。但我们的埃里克，面对德军的推进，在战斗中既勇敢又有技巧，得到的却只是一个沙土坟墓？你看这是怎么回事？”

服务员清了清喉咙说：“战争时会出现一些怪事，夫人。”

“没错，”她随声附和，“战争的故事不是关于枪炮、坦克炮弹和勋章的，是关于像我哥哥这样的人的，是关于心怀希望，遭受悲痛、悼念亡灵的后人的，是关于像我这样的人的。”

她看着墙上那张褪了色的报纸。“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知道？战争故事不只是关于作战的，也是关于情感的。”

服务员无言。

妇人转过身去，她脚后跟发出的声响随着她走出博物馆的门又走上霜打的小径而消失了。

博物馆里静悄悄，尘埃落在战争机器上面，这个地方不像博物馆，更像一座坟茔。



兵临城下



战争会使人们做事的方法变得不可理喻，它考验着人们，有的人会尽一切可能保全他们可怜的皮肤，甚至会幽葬无辜的孩子，而这正是在罗马人与伊特鲁里亚人的战争期间所发生的故事。

公元前 394 年 意大利东北，伊特鲁里亚，法勒伊

我记得罗马人来到法勒伊的那一天，离现在已经许多年了。当时我才是个小学生，我们一点都不害怕，有的是一种激动的感觉，因为某种事情将会剔除我们生活中的沉闷。

我们未曾想过，我们也不知道罗马人会杀死我们的父母，把我们变成奴隶。事实上，即使他们告诉了我们，我们也会说：“那又怎么样呢？反正我们在马塞勒斯老师的学校里已经是奴隶了。”男生都管他叫奴隶监工。他教我们数学、地理和历史，考起试来心可狠啦。在他问关于上午上的课的问题时，我们挨个儿站到教室前边，短袍要褪到腰间，出一个错他就用藤条抽你后背。他们说他们以前是个摔跤的，在一次比赛当中摔死过一个人，我们都想知道他的学生当中哪一个将会被他第一个打死。

后来罗马人来了。“为什么呢？”我问我的朋友卢西亚斯。“我们挡住了他们通往北方的贸易道路。”他解释说。他的父亲是国王的大臣，什么都知道。“罗马人想让我们向他们进贡，国王拒绝了。”

“罗马人要干什么呢？”我纳闷。我比卢西亚斯小，比他对战争了解得少。

“罗马人什么也不干，”他得意地笑着说，“我们有世界上

最好的标枪投手，刀斧手和弓箭手，我们将打垮他们。”

“但是要是他们打垮了我们怎么办呢，卢西亚斯？”我问。

“他们不会的，塔昆，”他信誓旦旦地说，“如果你不信我的话，去问马塞勒斯先生。”

“问他什么？”一个声音轻声说。我吓了一跳，老师出现的时候我总是这样。

“没什么，先生！”我支支吾吾地说。

但是卢西亚斯比我勇敢，他说：“塔昆想知道如果罗马人打败了我们，情况会怎样？”

老师的脸型粗犷，下巴显示着刚毅，眼睛深陷，你从来都无法读懂他的思想。“罗马人可能会杀死所有打仗的男人，把女人和孩子变成奴隶。”他说。

“这么说我们并没有被杀死的危险。”卢西亚斯说。

老师向前探身，他的气息呼到我们脸上，他的气息闻起来就像有一次我们家的狗叼回家来藏在长沙发下面的老鼠。“你们没有，但是我有。”

“但是你不害怕，先生，对吗？”卢西亚斯机灵地问。

老师抓住我朋友的肩膀，由于用力他的指关节都变白了。

“你怎么敢说这话，卢西亚斯·昆塔斯。”

“我没有！”他哭叫着。

“事实上，”老师接着说，“我要给你看看我的勇气，今天下午我要出城，我要围着墙跑步，就像我们每天下午那样。”

“罗马人围着城墙驻扎下来了。”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我要杀死任何想阻拦我的罗马人，”老师夸下海口，“赤手空拳地。”老师补充说。

我看了看他的双手，就像结了结的橡树一样，我相信他的话。

“我们可以看吗？”我问，我转身看着卢西亚斯。“你父亲会允许我们爬上城墙去看吗？”卢西亚斯还没来得及回答，马塞勒斯先生就插话了：“没必要那样做，你们都可以跟我来！”

想到这事我嘴都干了，这是我所做的最令人激动的事。突然之间，老师打我的事我也原谅了，我急忙走进教室把消息传播给同学们。

那个班一共只有我们12个人，早上的课在亢奋中度过，就连老师也沉浸于这种情绪。我犯了3次错，等着他用藤条抽我，但没感觉到什么。我转身看见他凝望着窗外，脸上无畏地笑着。他说：“是的，塔昆，很好，塔昆。”

中午过后3小时，当阳光的酷热开始下降的时候，我们脱掉了短袍和凉鞋，换上了宽松的缠腰布。在通向法勒伊的大门口我们停下来，和卫兵队长说话。“这些男孩需要锻炼，不管是不是有罗马人，”马塞勒斯先生说，“罗马人不会伤害这些孩子的。”队长点头称是并打开了大门上的一个小门，让我们出去来到了平原上。

罗马人前一天晚上到的，他们的帐篷聚集在一起，距离城墙约有一公里，石弩刚好打不到。即使在一英里以外，我们也能听得见锤子打击的声音，也看得见木制的战器摆放在一起。罗马人绝不会直接爬上城墙的，他们会用大石头猛攻我们，用攻城槌狠撞城门，点起大火，然后才让他们的兵冒险。

我们是以平时跑步的速度出发的，马塞勒斯先生跑在最后面，谁要是开始落后了，他就踢谁一脚。敌人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但没有过来抓我们或是拦住我们向我们问话，我们紧紧地贴着厚厚的城墙跑，要跑完整的一圈。

一小时之后我们回到了城门口，我很失望，我以前曾去

钓鱼，比这要更危险。老师硬朗的脸庞红通通的，带着汗水和骄傲。“罗马人害怕我，”他对我们说，“明天我们向着他们的营地跑，跑一半的路程，看看他们是否敢拦住我们？”

“他们或许会跑掉呢！”卢西亚斯笑着说。

那天夜里我几乎没有睡觉，琢磨着我们即将面临的冒险。但是次日又一次让人失望，我们跑得离罗马人的帐篷近得都可以扔石头打着他们的卫兵，可仍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明天我们就走到他们的卫兵那里，向他们发出打架的挑战！”那天下午回家的时候，卢西亚斯喊着说。

“他们不会和小孩子打架的，”马塞勒斯先生讥笑着说。卢西亚斯蹙起眉头。“不是的，老师。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和他们打架，当然，一对一。”

“当然，”老师说，脸上带着不自然的笑。“我们当然可以靠上去，近得能够揍歪一个或两个罗马人的鼻子，”老师说。男孩子们欢呼起来，马塞勒斯先生从未如此受欢迎过，我没有像其他男孩那样大声地欢呼。

“怎么了，塔昆？”他问。

“我觉得我打不了那么高，能揍歪罗马人的鼻子。”我说。那人抓住我的头发，一下子把我从地上扯起来。“那么我们就帮助你，小塔昆！”他大喊着，男孩们轰笑起来。

他把我丢在路上扬起的尘土里，朝着我的腿挥动着他的藤条，发出嗖嗖的声响，然后他转身走开回家了。

那天晚上，我发誓，就连一会儿我也没睡。次日当阳光照进窗子里来的时候，我筋疲力尽，我知道该去上学了。那天早上当我们在蜡板上练字的时候，老师用墨水在羊皮纸卷上列出我们的名字以及我们的家长是谁。挨着我的名字他写着“瓦里亚斯·昆塔斯——主管财政部参议员”。那是我父亲。

“他这是做什么？”我问。

“我不知道！”卢西亚斯耸着肩说，“但他在对着你爸爸名字的地方写着卫兵中士，并画了一个小星。”

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我确实注意到那天下午马塞勒斯先生让我们排队的时候，他手里拿着那卷名单。这次是他带路，并警告我们紧紧跟在他后面。他径直跑向站在通向罗马人营地入口处的卫兵。“你们的领袖是谁？”他问。

卫兵从剑鞘中拔出短剑，他很壮阔，肤色黝黑，相形之下我们会摔跤的先生瘦得像根蜡烛，脸色苍白。我确信他会指使第一个男孩去打他的鼻子。

“卡米勒斯，”卫兵咕哝着。“那么我让你告诉卡米勒斯，就说我有礼物给他。”老师说。

卫兵看起来有些迟疑，他走到一个军官面前征求意见，那个军官挥一下手，示意我们跟着他走。马塞勒斯先生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迈着轻快的步子，穿过罗马人的帐篷，来到了最大最好的帐篷前，这顶帐篷看起来是用丝绸做的。一个穿着紫红色托加袍的罗马人走出帐篷，他比其他军人岁数都大，头发灰白，鼻子很窄。他的目光从鼻子上落下来，看着在这种注视之下看起来有点发蔫的我们的先生。他说：“你想干什么？”

“我是一个老师，”马塞勒斯先生说，“这些是我的学生。”

“那又怎么样？”

我们的先生从胳膊下面抽出纸卷，把它展开。“你会发现他们的父亲在我们城里面都是些非常重要的人物。站在那里的卢西亚斯，他的父亲在财政部，”他轻声细气地说，他转过身将眼光落在了我的身上，“这个塔昆他的父亲在西大门守卫。父亲都爱儿子，他们不想看到孩子受伤害。”我们的先生



继续说着。

我费了好大劲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事实上在罗马人卡米勒斯解释之后我才开始明白。“小子们，你们有一个好老师，他把你们当作礼物送给罗马人！”

“非常丰厚的礼物，”马塞勒斯先生及时接过话茬，“把这些男孩带回到正门口，在他们咽喉处都架上一把刀，看看那门开得有多快，你们干脆不用打！”

“他是叛徒。”卢西亚斯对我小声说。

卡米勒斯拉了拉他的紫色托加袍，裹得更紧了，就好像打了个寒战。“当然了，大师，你得要些什么东西作回报吧。”

“只要饶我一命就行。”马塞勒斯先生说，声音很轻，耷拉着头。

卡米勒斯昂起头，眼光经过鹰勾鼻子看下来，鼻孔撮在一起就好像下面有臭味一样。“战争是可怕的事情，但至少有些规矩勇敢的男人需要遵循，勇敢的男人与另外一些勇敢的